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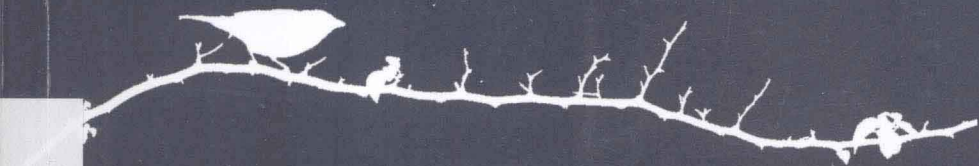
此情可待

当代文化名流的传奇与轶事

名流相馆

书中人物分布文坛、诗苑、译林、教界、于作者或师、或友、或同窗、或共事、书中故事全是亲历、亲见、亲闻、此中传主，从文坛巨擘到译林栋梁，从世纪老人到早夭才子，可谓五世同堂，蔚为大观。

野莽◎著



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名流相馆

此情可待

当代文化名流的传奇与轶事

野 莽◎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情可待 / 野莽著.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4. 3

(名流相馆)

ISBN 978-7-5028-4366-3

I. ①此… II. ①野…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4141 号

地震版 XM3013

此情可待

野 莽 著

责任编辑: 赵月华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门市部: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邮编: 100081

传真: 88421706

传真: 68467991

传真: 68455221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字数: 458 千字

印张: 34

书号: ISBN 978-7-5028-4366-3/I (5056)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当代文学的现场

时代的聲音

尚
書
房

目 录

译来译去的《西风颂》	001
外宾争访金丝巷	006
英国传教士之女	011
中国小院里的丹麦国旗	017
愤怒的小老头儿	021
试问而今安在哉	028
竹溪行	031
严氏父子	036
邹氏父子	039
笔尖对外的老兵	042
儒雅的君子兰	047
汪老在 1997	053
八十二岁的小说家	064
尴尬然而风流	067
三支妙笔和一张好嘴	071

中国作家中的巨人	075
卫嘴子身上的肉	079
伏案著书的老白杨	083
中国插班生之父	092
温暖的回忆	100
由故国当年赤壁聊起	106
搞个好稿子	111
捉拿盗版者	117
慈父、爱妻和好汉	121
泽国里的童话	125
列车上的相遇	128
三耳大夫	132
汨罗江边的隐士	145
耿耿于怀喋喋不休	151
用鸡蛋计算稿费的艺术	156
潇湘才女的教育诗	159
赛金花是否坐过汽车	163
合同中的美元和法郎	167
《红高粱》与中美断交	179
文学翻译转业记	185
趴在西安的病床上	189
河南人的形象大使	199
劳模是怎么过年的	202
作家窝子	206
好墨无论黑与白	210
万恶的电脑	214
激情燃烧的红衣少年	221
死去活来的牧羊女	228

众尸中最年轻的一个	232
村夫惹我一身骚	235
替人欠下的稿费	240
人生的烦恼	250
大别山里有条龙	257
善哉刘兄	262
写散文的散人	269
老太太粽子奖	275
八十年代的晋军三将	281
海边都市的风流	287
他那梦中的香椿树	292
红楼外二十一年的痴梦	298
月有阴晴圆缺	305
最美丽的是最纯情的	309
走进迷宫	312
日出印象	318
吴公案	326
阿贵的故事	333
疯狂图书李阳	340
沧桑的童心	348
汉水一样多的泪水	352
饿年饿事饿书饿人	357
憨夫的故事	362
飘香的冬夜	365
中秋月下的思念	371
银氏金奖	378
幸会久仰的书友	382
生母与养父	386

卖花翁的好梦	391
泪水与土地与爱得深不深沉	393
梦回珞珈山	419
飘叶是秋风知己的译卷	455
将军的小名	479
嘹亮的拜年声	484
清官之死	492
传说他累死了一头牛	501
虎年割须	510
《坟》的风波	519
吾师送吾葫芦画	527
后 记	531

译来译去的《西风颂》

公元1988年，中国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文版的冰心作品集《相片》，作为熊猫丛书之一种，责任编辑是老诗人徐慎贵，我们都叫他阿贵，译者有外国专家，也有国内翻译。样书送去没过几天，我的大学同学洪琼到北京来，为搞一个有关少年儿童的征文活动，想请几位文坛泰斗题词。因为是关于儿童的，她首先想到了冰心，因为是湖北组织的，接着她还想到了严文井、叶君健、邹荻帆。后者都是湖北籍的老作家和老诗人，而且严文井写童话，叶君健翻译童话，邹荻帆的一颗诗人的心就像儿童的一样。

她想当然地认为我应该熟悉这些前辈，要我带着她一个一个地去上门拜访。事实上我比她想象的熟悉还要应该，叶君健曾经担任英文版《中国文学》的副主编，只不过那时是杂志，尚未扩展为出版社。编辑部分给我的一张比别人都宽大的、实木的、上下分离的、总共有十一个抽屉的编辑桌，就是叶君健用过的那一张。而严文井，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儿子居然是我的同事严新强，也曾经是中国文学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同时还有一层关系，严新强又曾是中国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杨宪益的女婿，严、杨两家算是世交，由于婚姻解体，在双重领导下的严新强不愿再接受前岳父的工作安排，就调到同属于外文局的另一个单位，新世界出版社。

对于冰心和邹荻帆，此前我只是读过他们的散文和诗，与邹荻帆的儿子邹海岗成为朋友，是很多年后的一次相遇，那时候他的父亲邹荻帆已不在。

我带洪琼拜访的第一个就是冰心，当时冰心住在中央民族学院，她的女儿家中，地址在海淀区魏公村，从我单位门前步行五分钟到甘家口商场，乘坐 320 路公共汽车可以直达。因为行走不便，她连深居简出都做不到，基本上是深居不出，会客也极其的少，但是听她女婿陈恕转告了我的电话，却答应明天上午在家等候我们。我向诗人阿贵要了陈恕的住区和房号，阿贵听说我要去冰心家，顺便就请我代问一下，给她寄去的样书收到没有，作者还打算买多少本，以便他按照规定的折扣，在稿费中扣除书款。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冰心的女儿家，冰心已提前端坐在她的写字台后，静候我们的光临。她的身子不能够动，家里来了客人她都这样提前等着，这自然比健康的主人更为艰苦，幸好我们没有迟到，那时候北京堵车还不十分严重，若像后来那样老人家可就要吃苦了。一进门我看见她的写字台上正好放着一本刚出版的英文版《相片》，心里记着阿贵嘱托，不等坐下我就急着问了买书的事。

冰心问我，这本书的译者是谁，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说有好几位，中国的，外国的，都有，每篇后面都注有他们的英文名字。冰心又问，他们的英文水平如何？我自以为很聪明，也想当然地回答她说，翻译她的作品肯定得是英文部最高水平的翻译。我却没有想到，这恰好是一句天下最蠢的蠢话，冰心听了我的话立刻就问，那么高的水平，怎么会连雪莱的《西风颂》原诗都不会处理呢？

原来冰心一收到样书就打开来看，看到书中引用《西风颂》中的几句诗，跟雪莱的原文有些出入。雪莱的原诗曾经被中国译者翻译成几个中文版本，用得最多的版本中有这么几句：“让预言的号角奏鸣，哦，风啊，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冰心二十年代赴美留学，获威祺利女子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读雪莱的诗是英文原版，一下就认出《相片》中的引诗，是译者把由英文翻译成中文的《西风颂》，反过去又翻译成了英文，自然就不再是雪莱的原诗了。

诗歌是翻译界最难处理的一种文体，美文不可译中所指的美文

首推诗歌，尤其是把诗歌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之后还是诗歌，无论是中翻外还是外翻中。我看过我社的前任总编辑，《红楼梦》的英文译者杨宪益翻译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翻译出来就成了两部长篇散文。因此，《西风颂》经这么翻来覆去的一倒腾，肯定是还不了原的。翻译界遇上这类情况，通常的做法是查出所引诗句的原本出处，然后把英文直接照搬过来，可惜这位翻译没有这么做。碰上其他不懂英文的作家也就罢了，不幸遇到留学美国的冰心，于是露出的马脚就被她捉了个正着。

译者要么是我的中国同事，要么是我社请来的外国专家，不管其人是谁，其事都是我单位的，我就自发地替译者向冰心道歉，并且答应回去以后告诉总编辑，然后进行处理。我说的处理是对书，而不是对人，冰心知道，但她对处理的认识比我的预计要严重很多，譬如把书销毁重印，因为她这样问：“这样一来是不是损失很大呀？”

我说不会，让本书译者找到雪莱的英文原句，把译错了诗的这一页从书中切下来，另印一页正确的重新装订进去就行了。用同样的纸张，同样的墨色，过几天再把修订好的样书送来。我曾亲眼见过本社同仁的这种做法，所以说得胸有成竹，行云流水，冰心这才放心，让她的女婿陈恕洗砚磨墨，提笔给我的同学洪琼题词。

那一年，冰心毕竟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手有些抖，写得极其的慢，所题的一句话里还掉了一个字，洪琼发现了却不忍心指出来，担心冰心会废了重写，因此又得费一次劲。后来还是我给她出了个主意，让她回去请人模仿冰心的字体，另写一个小字嵌进去，正好掉了字的那个地方有点儿空隙。回去她按我说的做了，写信告诉我说天衣无缝，可能连冰心都认不出来。

临走的时候冰心的女婿陈恕为我们拍照留念，我想的是拍一张一字形的，也就是冰心坐在中间，我和洪琼坐在她的两边，男左女右，或者倒三角形的，她坐在前面，我们并立在她的身后，也男左女右。按说原本也应该是这两种格局，别人照片都这样的，我们把

椅子都摆好了，我就要抢先坐下来了，陈恕已经在做拍的了，说时迟，那时快，冰心一把拉着洪琼的手，一双眼睛斜过来瞪着我说：“不行，到我这里来的人从来都是女尊男卑，我们两个人坐在前面，你一个人站在后面！”

我忘记当时她是不是还推了我一下，反正我乖乖地从椅子上起来，极没面子地走到她的身后。洪琼高兴坏了，但强忍着，还假装扭捏了一会儿，最后万分情愿地坐到了冰心旁边，那是一个夏天，北京那么高的气温，她还把身子紧贴着冰心。我们照了一张正三角形的合影相片，她们坐在前面简直就是一对祖孙女，我站在后面像一个没有持枪的卫兵。

从冰心女儿家里出来，洪琼浑身上下都露出前所未有的得意，一路上小母鸡下蛋似的笑个不停。她说过去我在班上一直专横跋扈，甚嚣尘上，这下可算是把我的气焰打下去了，照了一张老老实实站在她后面的相片不说，还替人挨了冰心奶奶一顿批评。我说幸亏我今天带你来，机智灵活地把译诗的事给化解了，不然冰心奶奶心里生气，一个电话打到社里，我的那位同事还不给吓死了？

这天晚上我请洪琼看了一场折子戏，是文化部机关工会送的戏票。公元1987年我一到单位，就被选为单位工会三人领导小组的宣传委员，好处是手上总是掌握着来自各个有关方面赠送的戏票、电影票、画展以及各种艺术展览的票，那些票要从影剧院和展览馆的窗口买很贵，但我从来不花一分钱。那么好的戏，那么好的座位，我还专门买了两瓶饮料，但是洪琼，她根本就没有看进去，她的脸上还像白天从冰心女儿家出来那样灿烂地笑着。她还沉浸在照相时她和冰心两人坐在前面，我一人站在后面的巨大的幸福之中。

次日一早我回到社里，把《相片》的事告诉了责任编辑阿贵，阿贵告诉了分管中文的副总编辑吴旻，吴旻又告诉了分管英文的总编辑殷书训。殷书训找到那本书的责任翻译，如何追究，如何批评，我统统不得而知，但是在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却和我对冰心说的一

模一样。

不过我的好心没得好报，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端着饭盆到食堂去，在走廊里遇到一位英文部的翻译，我跟他打招呼他不理我，敲着饭盆昂首挺胸从我面前走了过去。这位翻译过去和我一起打球，下棋，开玩笑，我带队去太原采访山西的三位作家，还把火车下铺给他我自己睡中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只想不通了一会儿后来就想通了，他这样做等于暴露了谁是让冰心生气的那个人。

接着我又陪洪琼去见了严文井、叶君健、邹荻帆，圆满完成任
务的洪琼在打道回汉之前，请我在一个小馆子里吃了一餐。我很想告诉她，为了她的事我得罪了本单位的一位翻译，但我忍了又忍，终于把话忍回去了，我害怕又不得好报，她反而会以我替那位翻译向冰心道歉为素材，对我进行嘲笑，笑得也像小母鸡下蛋一样。

外宾争访金丝巷

我刚去中国文学出版社的时候，听说这里有位大名人，杨老先生杨宪益。在编辑部里查阅典籍，又每见一些国内的大作家，在自己著作的扉页上规规矩矩写着“宪益兄、乃迭嫂教正，弟某某敬赠”一类的字样，私下便打听“乃迭嫂”是谁，人告诉我是杨宪益的夫人，英国人，英国专家，多少年来他们夫唱妇随，共同把中国的方块字翻译成人家的洋字母，手段堪称是中国第一。《红楼梦》全书、《离骚》、《史记》、《汉魏六朝小说》、《唐代传奇》、《关汉卿杂剧》、《宋明平话》的选本乃至鲁迅的《阿Q正传》、沈从文的《边城》，都是杨宪益与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出去的。

于是总想一见。可惜这时杨宪益已退了休，只是偶尔来取一次信，这便终于被我见着。瘦而中的身子，略弓着背，斯斯文文地走来又走去，一双平底鞋在水泥地上没有一丝儿声响，一脑袋整整齐齐往后梳着的白头发，在走廊里摇晃如一盏银灯，很像是丁聪笔下的人物。与人相遇，人不喊他，他便踉跄地继续前进，人一喊他，他便慢慢慢慢把脚收住，慢慢慢慢侧过脸来，用眼睛笑着。人喊他是这么喊的，老杨来了？最近还好？老杨就笑得满脸开花，伸出两只手去与人摇着，末了摇出一个字说，好！

他家住在外文局的后院，我去单位食堂吃饭，来回都要路过他家。第一次到他家去，我有一种新鲜感，老杨以酒代茶，用一只高脚的玻璃杯，斟上半杯白葡萄酒，举到我的面前叫我喝了。我接了杯举目张望，发现屋里四面八方都是酒，左边的书橱上放着酒具，

右边的矮柜上放着酒瓶，身后的墙上还是酒——挂着一只镜框，框内有丁聪的一幅画，画中一人宽衣仰卧，怀中抱酒一瓶，酒瓶之大，大于人体，原来是老杨。正面墙上也是酒，两边悬了一副长联，上联是元稹的一句诗：“毕竟百年都是梦”，下联是吴祖光的一句补诗：“何如一醉便成仙”。

老杨的酒量，我在写他的酒友段连城时曾经提到过，公元1982年，因为胡娜事件，在回国的飞机上，两人喝光了所剩的二十美元路费。与喝二块八毛钱一瓶二锅头的前任局长段连城相比，老杨喝酒是很有讲究的，外国酒有外国的亲戚朋友送，国内茅台五粮液掺假的多，他就喝四川和贵州的大曲。有时家里积酒太多，喝不完时他还会想到我们，来社里取信，就手里提着两瓶酒到编辑部里，赐给我们尝尝。我们不仅喝他的酒，而且还吃他让人送来的橘子，一边吃，一边生出三点感想，第一是老杨有钱，第二是老杨大方，第三是希望有钱而又大方的老杨今后继续保持这种优良作风。

老杨真正独到的理论不在喝酒，而在吸烟。他吸烟不认什么牌子，只认有没有过滤嘴儿。人家有钱人不吸没有过滤嘴儿的烟，他却是不吸有过滤嘴儿的烟，人问这是为什么呢？老杨回答说，这过滤嘴儿要是滤得掉，那么这烟还是烟吗？这过滤嘴儿要是滤不掉，那么要它有什么用？让它挡在人的嘴巴和烟中间，就好比是隔离审查！

我们听了就笑起来，他是又想起“文化大革命”，想起他先后两次坐牢，夫人也被当作外国女特务关起来的事了，他最瞧不起的是搞隔离工作的过滤嘴儿。公元1989年，差点儿三进宫的杨宪益写了一首打油诗，诗中有两句是“有酒有烟吾愿足，无党无官一身轻”。后来被人误传成了“有酒有肉吾愿足”，他听了很生气，说肉算个什么东西？真是的！但他嘱咐自己喝酒以后，多写诗而少说话，“寒士修成不坏身，管他金箔自浮沉。从今酒罢终缄口，免教言多得罪人。”

打油诗是他的第三之爱，喝酒以后，出口成章，写得意事，倒霉事却写得更有哲理。他写乌龟：“冬龟不动不呜呼，免触霉头体自

舒。唯恐被人当废物，一朝扫尽化灰炉。”写蚊子：“经冬蚊子尚嗡嗡，不识时宜笑小虫。非是讨厌多讲话，只缘一动便招风。”写冬虫夏草：“冬作昆虫夏长草，随机应变有高招。老夫若会观风向，四十年前早跳槽。”某年不利，他又拔牙，又切胆，饮罢寿酒又有戏作：“今年生日触霉头，我比耶稣晚两周。未得易牙宜罢宴，虽清积石莫吹牛。”……

哼京戏不知道数爱之第几了，某次酒后乘兴击板：“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女作家谌容那次在场，全都给听了去，后来写成中篇小说《散淡的人》。发表出来，谌容把刊物拿给老杨看了。老杨说，我哪里是散淡的人？连诸葛亮都不是散淡的人，诸葛亮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后来跟了刘备，他就不是散淡的人了。

以为老杨散淡的人，除了听他唱京戏外，多半是从他家墙上寻找的佐证。他家墙上不仅有吴祖光的“何如一醉便成仙”，丁聪的“醉翁抱樽图”，还有黄永玉的诗画配，画中一个老翁仰面朝天，枕臂而望，诗曰：“老僧闲来无它事，清早起来就看山。笑笑。”既是笑笑，证明这是老友之间的开玩笑，如果老杨这辈子每天都是这样睡着看山，《红楼梦》他是怎么翻译出去的呢？黄永玉诗画的一侧，尚有黄苗子的对联一副，是龚自珍的句子：“十万狂花成旧梦，九州生气恃风雷。”

这一下子就露出了天机，原来这个貌似散淡的人，眼底还开过十万狂花，胸中还滚过九州风雷，那是说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英国牛津大学任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的时候，与英国小姐戴乃迭小姐订婚，并且把她带回中国，双双投身于抗日战争。

老杨嫌谌容写他写得不好，就自己来写自己，他用英文写了一本自传，英国还没出版，却首先被人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了，黄颜色的封面，很豪华的精装本。他去意大利参加此书的首发式，意大利与中国合拍的电影《末代皇帝》得了奥斯卡金像奖，译者因袭此片的英译名字《从皇帝到公民》，将老杨的自传翻译成《从士大夫